

同安縣志

卷十四、十五

風俗物產職官

(上)

同安縣志卷之十四

風俗

五方之風氣不齊習俗各異同自朱子爲簿日以聖賢身心之學迪諸士其君子勵節而小人任天迄今數百年矣凡朱子所撰述後儒咸能成誦以故科第文物彬彬與上國齒雖鄉村大族閒有尙氣好鬪是所望於良有司之潛移而默化也已志風俗

林泉生大同書院記同安多古碑凡朱子所撰述者

邑人咸能成誦彼豈爲虛敬哉

圖經瀕海者恃魚鹽爲命依山者以桑麻爲業大抵
皆崇儉朴好佛法重婚姻

池顯方大同賦背有元晦來簿是邑吏事勤敏黔首
安輯學專身心庠序是急訪求徐王以端士習推
崇魏公聲教沁入流風餘韻人爭樹立習俗由靡
而入淳士行任真而去飾東鄉由磽而勤朴西墜
好剛而自克紫陽遺教萬古未旻 勢重於文目
賤於耳

閩書同安朱子之所過化其君子勵節而小人任天
其男力穡女善爲布

林希元贈王青岡序同民之患惟饑與盜救饑如救
焚隨機應變非可預算治盜如搏虎不可不急

鄧一相重建縣官題名碑地方瘠薄民性剽悍故囂
於訟而逋於賦者恒多同有業去產存之累故通
賦者有之惟得情而以誠動之信其程則而以義
責之

蔡復一洪邑侯生祠記擄蒲椎牛之禁三尺無佚謂

厲耕教情且爲盜階

陳之清上撫憲文一邑之庭有輿隸也附之以白役
一人在庭十人在門在庭者趨在門者待一有差
遣一人化而爲十人矣夫是十人也其家之父母
妻子何財之瞻而身之資此小民所以有雞犬之
驚同之衙蠹向稱驕悍雖退休鄉官以及鄉紳未
仕者或觸其鋒輒行肆辱其在細民更非所論
近來值堂站班結黨害民已蒙上憲禁革現今虐
民者莫如鹽館辦巡丁虎視實殷良民可以圖詐
者捏稟挑私甚且架以毀館搶課自承自差藉官
哄噬又有一種欠課誣稟波累此風最當重懲

黃朝陽答泉俗問或問泉俗每早曠輒用素衣冠禱

雨禮歟曰此亦近於禮者也或曰禮月令大雩帝
用盛樂雩必備樂安在其可用素服也曰古者龍
見而雩是雩者先時求雨之祭耳豈所論於旱災
之日哉

隆慶府志科第文物之盛彬彬與上國齒今閭閻山
海之區家詩書而戶業學卽卑微貧賤之極亦以
子弟知讀書爲榮故冠裳之士往往發自寒薄凡
仕宦所至任事行法不善委曲徇人膠守官序拙
於夤緣雖有權門倖路莫能投向尤恥於面諛而

短於辭說蓋士以禮法爲拘氣節自重自宋至今
然也

萬歷府志郭璞葬經遞相肄習急則牙角交構緩則
遷延歲月雖再世不葬恬然安之蓋泉地阻山窄
狹非如江浙以北平洋廣土可以族葬之法施之
故吉穴凶穴以及斬傷之說不盡無驗但爲子孫
者苟得可安之地妥其先靈足矣乃習俗之非自
昔已然今則愈甚每聽地師及土棍指使於他人
墳山妄生覬覦賢宦裔微或至邱隴不庇更有近

山大姓恃轄負隅凡遇人家塋墳輒行阻止得賂乃已此頑薄之至者也同邑又多此弊同安統誦之聲四達科第近埒於晉邑

府志瀕海之民轉貿四方畧師估人疾榜擊汰出沒於風浪中習而安之閒有無賴之徒乘逆風破艦時扼人於險而攘其利

石滄以外緣海一帶更有假裝商船漁船乘人夜泊

竊之而去者近嚴稽察此害漸除

府志鄉村大姓聚族而居睚眦之怨率族持械雖觸法不畏其附近孤村小姓更受其毒無敢告發者

同安縣志 卷之十四 四
豐一相縣志序同重力本尚經術禮不辭費舉度於
義視他邑屬稱良 同濱於海探珠而從海賈遊
者經鯨波蜃浪之險而心無畏懼

隆慶縣志同自朱子簿邑以來口以聖賢身心之學
迪諸士且推崇蘇魏公以爲表率故禮義風行習
俗淳厚去數百年邑人猶知敬信朱子之學凡所
建置敝則葺之其遺文則錄之而且夕佩誦焉故
士多穎異能文頗知以氣節自勵由科第而卓有
樹立於世者甚衆其民亦守身能任真性無矯飾

男子力稼穡婦人勤紡績東方地磽民多貧能習
勞苦浯洲居海中有風沙之苦其俗尤敦儉素業
儒者多科目恒不乏人最下乃精習法律耳西方
地腴民逸亦不怙侈惟濱海漁民與西鄰於漳者
性多勁悍好鬪至多事之際亦可用以禦侮 祭
奠多用朱子家禮至於疾病求巫覡居喪用浮屠
以及歲時之俗無甚乖於理道者從俗亦可惟賽
神浮費罔知節省多至計百少亦不下數十金所
當漸革者也

朱奇珍縣志序吾觀於鄉而知同俗之可教也乃道
路耳食盡謂同民視夫聚數十萬人而成一邑何
地無頑者是猶執烏頭斷腸草以概諸草木豈說
之平禮曰移風易俗必有其本閩俗最澆莫若賭
馬弔棊枰請長民君子清夜自問焉余方愧道民
之無其本也

舊縣志服食華美奴隸之輩與縉紳等及今而胥役
之徒美服食輿馬置良田好宅履絲曳縞擲雉呼
廬以相誇耀比比而然甚者少年輕俏窄袖禿巾

衣冠多不循制度自以爲容悅比來俗弊最甚者
一曰闖同濱海之區四達交衝游手攘臂之徒糾
夥結盟各立門戶尋事生風殃及紳衿辱罵赫焉
計其黨胥役兵丁互張聲勢偶被首發則爲之擺
脫擁護至憲廉提詰轉供圖賴良民復受其毒司
世道者當有以處之矣一曰賭賭風盛行匪自今
日賭弊最甚莫如頭家大抵賭者或積猾或稚子
弟非必盡有見錢而頭家則爲之打發索贏者而
取償於輸者故其利盡歸頭家賭之具或以紙牌

或以骨骸或以攤場或以壓寶自膏梁貴介赤兵
腳夫至儒冠亦不免焉溺於其中遂使士妨於讀
農妨於耕商賈妨於貿易其流患有不可勝言者
語云賭必至盜此風其可縱哉一曰霸租同少平
曠之地凡糧戶產業率多星散必藉土著之人佃
耕輸粟以供國課近有負隅霸耕始而欠租繼且
佔田業主向較反遭凌辱迨鳴官究治非賄差擺
脫則賄承寢案官斯土者雖懲一二而簿書鞅掌
勢難周理於是強佃安享無糧之田業主苦受虛

產之累負逋不免靠楚何詞欲民急公尚於此加
意哉一曰侈日用服習貴賤攸分非特嚴等威亦

以阜財用也今則服競華麗食必豐美至於迎神
賽會動費數十金殊爲不經夫民間財用止有此

數費之既濫必至出之不繼損下虧上此爲大機

惟司治教者留意焉一曰訟積惡訟師恣弄刀筆

布成陷阱甚者通同吏胥高下其手兩造經年累

月骨盡皮銷

差役遇票一出大事輒索數百金戶
婚小事亦索數十金乘輿騎馬到家

先索下馬大價
謂之青草禮

而渠之生涯已無窮矣地方彫敝

職此之由。一曰信師巫邪教充塞倡爲作福度厄之說蠱惑人心。於是齋醮禱祀祈禳祓除彼此徼尤耗費不少。雖讀書禮義之家猶苟爲之。何況愚者。近更有一種無爲教會。每會男女雜沓。傷風敗俗。殆有甚焉。雖奉憲禁而餘蔓尚存。尤宜亟除也。
現今無爲教會已經銷息無存

按府志及舊縣志皆稱同安爲朱子過化之區。則其風俗士君子服習詩禮敦尚忠孝者固宜盛矣。攷前明正嘉以前人盡讀五經綱目性理根本茂

焉至督學胡二溪來喜子書遂兼及諸子百家

國朝文治覃敷人文輩出黨塾弟子髫齡能文或有能誦十三經者歲科兩試赴院者實額三千有餘故入彀以外猶多遺珠俗喜會文每拈題搆藝求縉紳前輩定其甲乙以爲榮辱此其有心求益者里黨尤嚴男女之別功總之親多不相見凡踏青鬪草入寺燒香登山遊玩雖小家女羞爲之女子不讀書卽紳士家讀書至八九歲而止十歲以外禁不出門家少蓄童僕有者非幼則老足以供

事而已所苦者地斥鹵而瘠又無大澤江湖以溉
注多於田畔鑿井用桔槔以灌之及遇大雨則東
西二溪夾岸壅塞猝難消納又有洪水之患通計
稔年所收之粟不足以供一縣戶口全仰哺於臺
灣海運次則廣之南米以及番米一遇阻風無舶
可到則米價騰貴至食租之家又患黠佃霸據至
有朝登隴畝夕貿市塵者其鄉村大姓在絃誦之
外者尚氣好鬪而邑爲山海之區故盜賊奸宄亦
緝捕難窮此其大概也